

推氧气瓶的工人写普通人的生活: 《美顺与长生》感动文学圈



《美顺与长生》
建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

《美顺与长生》是建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叫美顺的山里姑娘远嫁京城后卑微又坚忍的抗争，一个阿甘式的男人纯真质朴又温润妥帖的款款爱意。在看似不可能的婚姻中，成就了世间最温暖的爱。

这是一部从生活里长出来的小说。整部小说没有繁复修辞，没有精巧长句，甚至没有过于复杂的情节，但是字里行间，准确自然，起承转合咬劲有力，绵密细致，有种一履一印的浑然温度。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看似不可能的婚姻中，成就世间最温暖的爱

建军1958年生于北京，现在是朝阳医院推氧气瓶的一名普通工人。

1995年从东北来到北京的张经别人介绍和“大龄男青年”建军相识，1997年结婚，后育有一女。

妻子张华曾经做过“小红帽”管庄站的报纸投递员。因为妻子张华，建军开始留意到大量来北京的外地人。

工作后，相继接触过很多工友、朋友，细谈之后，如他这样的北京人十之八九——荫着父辈，或爷一辈、祖一辈的全成了北京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竟如凤毛麟角，即便是公认的最能表现北京人喜怒哀乐的老舍先生，细究之下，也算不得北京人，尽管先家居北京的时间已经足够长。

建军曾写过一篇名为《谁是“北京人”》的“自白”。“我是北京人，妻不是。她如小说中的美顺，从东北嫁到了北京。十几年过去了，我依旧是北京人，她依旧是外地人，她还没熬够当一个北京人的条件。”

建军有了一个不可能的臆想：没有了这些不是北京人的北京，还会是现如今的北京吗？

2005年初，北京的户籍制度有了一个人性化的更改，他们的女儿率先挤进北京人的行列。建军至今还记得女儿户口填上“北京”二字，妻子喜极而泣的样子。

可当妻子四十五岁，终于熬到可以成为北京人的所有规定及条件时，却对把户口迁入北京既不积极也不激动了。倒是建军，放下所有事情跑上跑下，临到妻子必须出面时，还要一遍遍催。

正是在这样对身份、生活的思索下，推完氧气瓶回到东五环小家的建军，用纸笔写下了自己的思考。

小说被编辑从自然来稿中挑出

2011年，《北京文学》杂志的编辑王秀云从众多自由来稿中发现了建军所写的中篇小说《北京人》。

“太感动了！”这是大家读完这篇作品后的普遍感受，他们几个编辑甚至还在编辑部内部给这篇作品开了一个小型讨论会。

多年以后，现为《北京文学》副主编的师力斌回忆当时的场景仍然激动不已。他说：“这样一部作品对我们编辑的冲击之大，是我们编辑部很少见的。”

于是编辑部几个人把这篇手写稿一字一字地敲入电脑。小说发表后感动了无数读者，他们和媒体编辑部一起为这部小说召开了研讨会。

当《北京人》在《北京文学》2011年第7期刊出之前，建军的文学梦已经做了几十年了。小时候，建军就喜欢看书。张华说，第一次进毛家门，“满墙满墙的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努力做着文学梦的建筑工人建军，经常投稿。“屡投不中，就渐渐放弃了。女儿出生后，看书都少了。直到她大了些，我才慢慢缓过劲儿来。”

看到自己零买的《北京文学》杂志上有个“新人自荐”的栏目，写完《北京人》的他，“想试试这个吧”。

建军是幸运的，小说被刊出后，建军很高兴，拿到朝阳医院氧气组的工友面前“显摆”了一番。

工友杨绍旭说：“我们都觉得脸上有面儿，工人里也有会写小说的呢。”张华也给建军父母打了电话：“他写那么多年没白写。”

小说的“天然之美”把文学圈惊着了

2012年，本书责编、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部主任赵萍读到了这篇小说，被小说叙事的简洁准确，

情感的质朴丰沛，生活质地的本色鲜活，以及小说中所传达的最朴素的真善美所打动。

赵萍认为这部中篇的结构人物可以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架，建议作者将这部题材写成长篇小说。

从2012年起，建军多次与赵萍讨论沟通，折折回回，数易其稿，终于在2019年完成长篇小说《美顺与长生》。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审中获得了一致认可。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应红认为，这部长篇小说从平民视角出发，能够以平视的角度观照“底层”内部。不仅在艺术上别开生面，以简取胜，在思想主题上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个体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联，以及其中纠葛的张力。

《美顺与长生》在普遍性的命运中建立起个人的经验，再从自身的个别经验出发，映射旷世人生，即使是最普通的小人物在时代的前行下，依然保持沉着的生活定力，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强韧生命力。

如果说老舍所关注的是从民国到新中国的历史剧变下北平的小市民，那么建军所书写的便是近二十年来北京快速推进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被裹卷其中的普通人，身份、阶层、户籍、家庭等等值得思考的议题都在此过程中被逐渐打开。

大学毕业就做编辑，从事出版将近四十年，现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的潘凯雄提到，今天的期刊编辑也好，出版社编辑也好，从来稿里面发现作者，从来稿里面发现作品，非常非常少。

他读了小说觉得有些出乎意料，“出自一位业余作者之手的这部长篇竟然下出了一步又一步的逆袭妙手，从冷漠到温馨、从防范到信任、从隔阂到融洽的反转，而完成整个反转的全部动力莫不来自质朴善良的本质。这既是《北京人》最为细密柔软的贡献，也是当下许多文学作品中所缺失的。”

新书推荐



2020.1
张炜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原野盛宴》

这是一部纯净唯美、情感浓郁、有着深厚生活积累的非虚构作品。作者张炜以孩童的视角，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从幼年的童真生活写起，为读者还原了一段被人遗忘的民间历史，精彩地描绘出一场“原野盛宴”。

本作品生动鲜活地描述了三百六十多种动植物，既有自然世界的丰饶，又有乡间生活的野趣，为我们指引出人生的永恒梦想和生活的至真之乐。文字深情细腻、质朴纯真、简约清新，为现代汉语写作的范本和美章。



2019.11
李佩甫著
河南文化出版社
《河洛图》

长篇小说《河洛图》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的最新力作，历经十年打磨而成。《河洛图》以河南巩义康百万家族人物为原型，描写了在河洛文化孕育下，以康秀才、周亭兰、康晦文为中心的三代人，由“耕读人家”走向“中原财神”的创业史；面对运与命的倾轧，时与势的胁迫，如何顺势而动，起死回生，走向鼎盛发达的财富传奇。其惊心动魄、峰回路转的艰辛历程，折射出晚清到民国时代的国运家境。作家通过对康家“留余”古训、“仁信”传家的故事描写，生动刻画了在大是大非面前忠于国家、在巨额财富面前心系百姓、在恩怨情仇面前宽容待人的一代豫商的形象，以及惠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南京作家朱苑清推新作《被太阳晒热》



江苏文学院副院长邵峰科、《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等对该作高度评价。

南京姑娘朱苑清出生于1983年，韩国东国大学电影剧本创作系硕士毕业。她16岁开始发表小说，23岁出版长篇小说《贝贝——一只狗的传奇》。新作《被太阳晒热》是一个关于创业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一位从韩国学成归来的大学生，不安于现状，义无反顾地卷进了创业的大潮……在创业过程中，主人公遭遇重重人生困境，将他一次又一次的蜕变与迷茫曝露在阳光之下。

如朱苑清自述的那样，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光鲜闪耀的大咖，没有智商超群的IT精英，没有庞大炫丽的A轮B轮融资，只有一个个盘踞在各个层次生存边缘为每天而活的“小”人物，他们是芸芸众生，他们是被生活洪流紧紧裹挟的——我们自己。正因为该书

写出了作者自身对世界的体验，并利用主人公个体生命的涉世体验来完成对当下社会群像的描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称赞该书是“诚实之作，诚意之作”。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表示，朱苑清的创作告别了塑造人物的一种模式，不以成功、失败来定义人生，而是更关注人的意义和精神价值，试图寻找精神出口与心灵安放的灵魂诉求，勾勒出复杂社会情状下人们祈望守护的精神家园。

值得一提的是，该作迥异于一般的职场小说、青春小说，而是着眼于当下，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将青年一代“物质和情感的双重焦虑”展现得淋漓尽致，抛出一些值得人们反思的命题，这也为当下青年人的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一种样本。《青春》杂志主编李樯读后称，整个文坛都在呼唤现实主义的回归，有必要借该书的出

版重提现实主义的概念。评论家、《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表示，所谓回归就是要能在作品中看到生活的质地，看到充分的生活经验，朱苑清通过《被太阳晒热》做了一次有力的“回归”。

一个好的作家，应该让困惑的人们看清事物的真相，然后引导他们去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朱苑清说，她坚信，这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带给人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们具有一种反异化的力量，可称之为回归的力量，而她也将此视作写作时自勉并不断努力的方向。

据了解，《被太阳晒热》出版后广受好评，获得苏童、周梅森、贾梦玮等文学大咖的一致推荐。分享会上，与会嘉宾还就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叙事视角、视野拓展等方面，对新作提出建议。评论家一致认为该书具有畅销书的潜质。



冯骥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俗世奇人全本》

“俗世奇人”是冯骥才于199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清末民初天津为背景，创造了一批活灵活现、充满生活气息的津味人物。2019年，冯骥才“旧题新续”又创作了《大关丁》《弹弓杨》《孟大鼻子》《齐老太太》《旗杆子》等18篇“俗世奇人”新作，并配以亲笔绘制的漫画式的插图，结集为全新的《俗世奇人全本》。对于“俗世奇人”，冯骥才说，所有的人和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天津人的性格。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